

市井·怀旧·狂欢

——当代中国电视剧中城市意象的聚合方式及类型表达

张梦晗

摘要：电视剧中的城市意象作为城市形态和城市意蕴的有机结合，被不同的观察者赋予迥然的内涵。历史环境、社会形态、人文表达增加了城市意象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文章从厘清电视剧城市意象的四类聚合方式入手，分而从城市民俗精神的表达、怀旧视野中的城市书写、都市消费空间里的符号象征、新移民剧中主题意象的流变等方面对电视剧中城市意象的常见组合进行分析，意在揭示电视剧对于城市特色意象的聚合及表达习惯。

关键词：电视剧；城市意象；聚合方式；类型表达

作者简介：张梦晗，女，传播学博士生。（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浙江杭州，310028）

中图分类号：J90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3)04-0029-06

伴随着中国电视剧的发展，电视剧中的城市意象作为城市形态和城市意蕴的有机结合，被不同的观察者赋予迥然的内涵。不同历史环境、社会意识、生活方式对人们产生的潜入影响，增加了城市意象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要想精准细密地描绘当代中国电视剧中城市意象的样态，首要明确电视剧城市意象的四类聚合方式，进而才可能于此基础之上将各类典型意象组合条分缕析地研究透彻。本文将从城市民俗精神的表达、怀旧视野中的城市书写、都市消费空间里的符号象征、新移民剧中主题意象的流变等方面对电视剧中城市意象的常见组合进行分析。

意象聚合的含义不难理解，几个相关联的意象交错叠加后形成意象群，就是意象的聚合。这里我们研究意象的聚合方式是在为下文表述电视剧中三类常见的意象聚合做铺陈，通常电视剧镜头下的意象总是由意象群构成的，因而，厘清电视剧中城市意象的聚合方式是展开类型、分层研究的必要基础。

一、电视剧城市意象的聚合方式

就电视剧而言，依照镜头抓取的被拍摄物自身的常见意象与目标表达意象之间的关系，将电视剧中城市意象的聚合方式分为并置平移式、发散辐射式、对位叠映式和交错混响式。

（一）并置平移式

并置平移式的意象聚合常用在一类物对一类象的情况下，电视剧化用人们头脑中已有的印象，通过将几个常见的物体排列在一起，营造出无需观众深加工的意象。这种意象聚合采用平行移动手法，多为直接化用继承观众脑中已有的印象，与凯文·林奇所说的第一种城市意象聚合方式相对应，“某些一眼便能确认形成联系的物体，是因为符合观察者脑中已形成的模式。”^[1]例如电视剧《枫桥故事》中古寺、钟声、菩提树，这类物象营造出的宁静、古旧、平和意象就十分容易与观众获得共识。又如该剧中高低错落的民居、潺潺细流河、青青石板桥、茵茵葱郁树，镜头聚合至此，家家有水，户户有花的城市意象就显得水到渠成。

（二）发散辐射式

发散辐射式的意象聚合常用在一类物对多种象的情况下，电视剧镜头选取同一类意象，目的却在于营造出多种迥异的意象。这类意象的获取需要观众在头脑中发散解读，是由一物辐射多方位的意象

聚合方式, 意象解读存在多种可能。如城市中“地铁”这一物象, 可能是流浪者徘徊暂留的处所, 可能是都市白领上下班繁忙的开始与结束, 也可能是青年男女邂逅重逢的浪漫地。属于同一物象产生的失意漂泊、奔波充实、期待遐想等不同意象结果。

(三) 对位叠映式

对位叠映式的意象组合是指两个或几个有关但独立的物象合并为一种意象, 在组合后用来表达同一类意象, 在组合后各物象既保持着自己的个性又协调地表达同一主题, 是多种物象对一类意象的聚合方式, 有其复杂多样性, 但聚合的意象结果往往立体生动。值得说明的是, 对位叠印式中的独立物象往往是顺接关系, 各物象之间没有明显的转折关系, 在刻板印象中形成的是相类似的见解。例如, 沸腾的烧水壶、滴答作响的时钟、冒着热气的蒸锅在人们的常规印象中写照的是寻常人家的生活。对位一词是借用音乐中的概念, 是指把两个或几个有关但是独立的旋律合成一个单一的和声结构, 而每个旋律又保持它自己的线条或横向的旋律特点。电视剧中的城市意象采用这种聚合方式, 也常常满足林奇所说的聚合条件, 即“针对长期接触的熟悉物体, 心中容易形成个性和组织印象。”^{[1](5)}

(四) 交错混响式

交错混响式的意象聚合方式与对位叠加式有类似之处, 都是将两个或几个独立的物象合并, 但不同之处在于交错混响式中各物象之间是转接甚至对立关系, 是冲撞碰击后产生意象的聚合方式。这种意象的聚合方式与人们的正常想象是完全背离的, 与林奇所说的最后一类意象聚合方式相对应, “新鲜事物的结构和个性十分鲜明, 容易形成印象。”^{[1](6)}由于新奇和对抗, 这类意象容易得到阅听众的关注, 为下一次的意象营造做积累。例如电视剧《橘子红了》将湿旧、昏暗的老宅与金黄、鲜嫩的橘子作为同一组意象呈现, 目的是在交混中营造出压抑、不协调、强势对弱小的胁迫, 腐旧对新生的笼罩。用金灿灿的橘子聚合的常见意象是丰收、吉利, 而《橘子红了》却将其和女主人年轻饱满的生命联系在一起, 橘子是多产、多汁的水果, 女主角秀禾正是因为延续子嗣才被送到容家来的, 抓住了这一特质, 就会发现橘子比用花、水来比喻这个女人更贴切, 符合电视剧期望表达的主题。

在明确了电视剧中城市意象的聚合方式之后, 讨论以下三类城市意象的共性与区别就有章可循了。市井生活中的日常温情是日常叙事兴起后的最常见形态, 老城风光的怀旧影像是现代人挥之不去的浪漫情结, 声色狂欢的洋场娱情是电视剧中城市本色的彰显。

二、市井生活: 免不了的日常温情

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的各个阶层在大的时代环境下, 纷纷投身于改造社会、改变生活的工作浪潮中, 这一阶段文学创作的主题与时代的风云变幻紧密相连系。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电视剧, 更偏爱以宏大的历史和现实内容为题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个人的主体意识不断提高, 世俗日常的精致与繁杂, 抵消瓦解了历史的震荡和它对生存的挤压破坏。“充满于时间之中的, 不是革命和政治, 而是以精致的饮食和华美的服装为主的日常生活。”^①于一针一线、粗茶淡饭中找回脉脉温情的日常生活, 电视剧这样的意象表达更趋于温馨和缓, 在琐碎中发现精致, 于平凡中发现真诚, 从这个角度来说, 《家教》、《汪老师的婚事》在城市的意象选取上更具平民意识。家门口小路上的旧货摊、上下班路上的书报亭、居民楼里的奶屋, 都是城市人常见的景象。

安静、闲适的生活空间是电视剧温情诉说的好地方, 成都的“闲”味是与生俱来、不由分说的, 常冒着一种平易近人的市民文化和返璞归真的生活态度。2002年蹿红一时的电视剧《今夜请将我忘记》是由同名小说改编而成, 剧中的男女主角分由高虎、秦海璐担纲。电视剧中的城市意象巧妙地摘取了成都民俗文化中最绚丽的奇葩, 川西民居、特色饮食文化、蜀绣、川剧绝活等场景, 向观众展示出成都人独有的舒缓生活, 踩着三轮车卖蔬菜的老农, 浓香爽口的盖碗茶、红彤彤的火锅底、青瓦白墙的

① 韩笑,《弄堂人生——试论王安忆上海题材小说的城市文化书写》, 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年。

川西民居，一步到位地把城市特色意象呈现出来，将故事发生地——成都有效地和其他城市区别开来。在城市人日常生活中，会有晒红的串串辣椒挂在阳台上，街口的茶馆里也会有长嘴铜壶的茶艺师傅，朴实地在一遍遍沸水中讲述平民的人生。电视剧《今夜请将我忘记》对现代都市日常生活的批判也较为深刻。那日常的一点温情在城市人的生活中显得弥足珍惜，格外脆弱。主人公陈重的一段台词写照出他的感受：“夜色中的成都看起来无比温柔，华灯闪耀，笙歌悠扬，一派盛世景象。不过我知道，在繁华背后的这城市正在慢慢腐烂，物欲的潮水在每一个角落翻浪涌动，冒着气泡，散发着辛辣的气味，像尿酸一样，腐蚀着每一块砖瓦，每一个灵魂。”

电视剧通过意象的聚合可以将城市的性格传神出来。这其中方言固然是有效直接的手法，但不能算高明，通过人物的居所、情节展开的空间来传达更为准确立体些。例如在《我的美丽人生》中，院长一家住所的楼梯是旧上海常见的回转半圆造型，家中的窗户是两两并列的八格窗，主人家花菱格的桌布、老式的木地板、一层纱一层布的落地窗帘，于细微处描绘出的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日常风情。上海人重细节，爱干净，讲风情。上了年纪的老年人的窗帘也马虎不得，一层纱、一层布，纱的朦胧、纱的衬托、纱的隔离、纱的飘逸、纱的轻柔都淋漓地传达出上海寻常人家的生活心态。

《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主要场景是在古城苏州拍摄的，其中苏州大学本部校区更是镜头频现的地方。情人广场、钟楼校长室、图书馆、水桥畔、学生食堂……蒙蒙和李然相约相恋的每一个地方，几乎都选在清澈纯净的青涩校园中，没有青春偶像剧的矫揉强扭，没有都市情感剧的欲望摇摆，《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是在最寻常的意象下，将无可奈何的人生娓娓道来，将相爱无缘的情感深深掩埋。除了青葱茵茵的大学校园，平江路老街成为该剧的另一代表意象，闹中取静的平江路紧邻苏州最繁华的古城区，与观前商业街一步之遥，平江路的老街正是在这一墙之隔、曲径通幽处。蒙蒙的家在平江路上，红色的门框，二层楼上的棉布窗帘，敞开的小窗，寄寓着这个年轻女孩的纯真和向往。她的家中，没有复杂繁冗的装饰物，没有行云流水的风雅书画，有的只是平常人家的茶几、老钢琴、单人小床，一切都亲切得像邻家女孩，散着太阳的融融暖光。导演在选取该剧的意象时没有刻意安排拍摄场景，就让主人公的故事自由流淌。例如佟大为在回忆拍摄经历时说道，“李然（佟大为饰演）骑单车带着蒙蒙（江一燕饰演）在苏大校园里晃荡那一场戏，导演并没有告诉我要骑去哪儿，就一路顺下来。”^[2] 虚虚掩掩的小路，悠悠长长的苏州巷子，和苏州城市的性格一样，温吞吞吞，慢慢悠悠，这里古朴、安宁的生活状态，保存着大部分乡村文明的遗风。《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全剧都浸染在苏州淡泊无求的文化情韵中，于此间发生的爱情、亲情、友情更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清新感，没有市侩气的嘈杂，没有铜钱味的现实，有的是至真的关怀，扯不断的挂念，忘不了的情思。蒙蒙对李然的爱情，没有要求，不计回报，甚至不要承诺。几乎同一时间，她失去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爱人和父亲。这时的蒙蒙，没有撕扯的争闹，没有气恼的抱怨，观众在苏州老城的背景下看到的是一个女孩孤独的身影和迷蒙的青春。蒙蒙，这个名字包含了多种可能，懵懵懂懂的生命体会，迷迷蒙蒙的江城风景，梦梦醒醒的年少时光。

三、老城风光：挥不去的怀旧影像

人怕老，岁月却越老越值得怀旧。在城市化进程一路奔跑的火速挤压下，怀旧成了现代人的精神吗啡，可以镇痛却会上瘾，也像株有生命的植物，扎根在人的灵魂深处。一颗鹅卵石，甚至只是一股熟悉的味道，都会直愣愣地窜过鼻子，奔向脑壳儿，去质问心是否记得昨天，于是，隔开往昔的那堵墙就在喘息之间崩溃，封尘的细节像憋闷了许久的孩子，跑出来要和你纠缠。有时候，怀旧不是老人的专利，在任何人渴望返璞归真时，也会悄然而至。一座城也有她的怀旧，老照片、旧街巷道、压水井、斑驳的古城墙、树心中空的老槐树、老奶奶发髻上的银簪子都在以各自的方式诉说着自己的经历。

于20世纪90年代末兴起的怀旧风潮，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复古怀旧，而是直指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正是由于对当下本体的失落，才开始怀念追忆迷失的美好。城市的天越来越小，地面越来越窄，可人

们依然源源不断地逃离乡村来到城市，没有多少人愿意丢弃城市籍贯从城墙的四个门洞中走出去。人，创造了城市，又把自己限制在城市。许多人感知到城市中爱情的死亡、人情的冷漠、世道的炎凉，即使有奋斗成名者，却鲜有不被名声所累的。《从台北到上海》中有这样一段城市人的怀旧意象：镜头突然从林立的高楼转到古镇乡间。观众在清丽小曲的引导下，漫步在青青石板路，行经弄巷人家，小贩的叫卖声忽近忽远，停留在摆摊小食上的镜头仿佛在诱惑观众：“来买我吧，地道的口味”。这时的画面影像代表的不再是某一固定的城市，城市移民者仿佛从中看到了儿时的故乡，被撩拨的是思乡的滋味。画外音是咯吱咯吱木板楼梯的脚步声，随着老窗外光影的转换，悲怆而低沉的提琴音奏起，移民者胸中积蓄的感伤之情迸发。城市中带有怀旧意象的电视剧总是印出清澈的自然感。《上海一家人》中以怀旧意象为中心，一条湿润清新的石板路从与城市隔离的部分蜿蜒出来，行走在这样的路上，街边孩童咯咯的笑声，满处是纯净的人与人之间原汁原味的浓情，意与景浑，情与境融。

小桥流水、深巷老宅、廊坊柳岸是怀旧意象的另一偏爱。电视剧《似水年华》在乌镇讲述一段并不惊心动魄却思念终生的爱情故事。当文与英在夜色中沿着乌镇小路谈心时，乌镇的美丽就再也藏掖不住了，在缓慢而流畅的摇镜拍摄下，宁静幽远的小桥流水完全满足了现代人对于怀旧意象的想象。温润、玲珑、端庄、典雅，似黄昏里的一帘幽梦，又如晨曦里的一支蔷薇花，在千百次的回旋中，保持着自己超然于世的姿态。“信步于幽深的街巷和古老的民居中，人们就会觉得自己好像走进了一部线装书，一部关于江南水乡文化的线装书。‘桥如虹，水如空’，一叶飘然，烟雨中撑一柄荷花小伞，感觉像读名家所作的山水，满纸上是水乡的云气水意，是江南的滋润湿感。”^①在江南，乌镇这样的小镇像沙滩上的彩贝，穿插在喧闹的城市间。不论人世怎样变迁，古镇永远是古镇，默默地绽放在江南水乡最美的一隅。可以说，没有比这样的江南古镇更足以意会“淡泊而安”这份心情的了。

郑道聪先生在谈到文化城市时说：“古城就是在靠祖先在赚钱的，祖先走过的路、住过的房子与活生生的文化，都是很珍贵的文化资源。”^[3]2007年，根据已故著名作家李劫人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死水微澜》搬上荧屏，剧中对成都当地的民间世俗生活、人文自然景观的描绘，展示出的是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画卷。“东大街、青阳宫、皇城、满城、客栈饭店、商家店铺、寺庙茶馆，林林总总，他们本身的面貌、历史、兴衰、传说、掌故、逸闻，形成一个一个的成都‘文化景点’；庙会、灯会、集市热闹非凡，……有滋有味的土语方言、精致奇特的川菜川戏、荒淫堕落而又侠义的袍哥，都散发着独具魅力的地域气息和浓郁的巴蜀文化内涵。”^①

城市里的公共交通工具是公车客运、地铁轻轨。在城市里，规矩和制度处处指挥着人们的行为，客运有时时刻表，公车有运行时间段，地铁轻轨更是精确到分秒。红绿灯的指示、等待区的黄线、蜂拥的人群，常常让人感觉到晕眩窒息。在这种普遍心态下，电视剧中对于城市另类交通工具的描写就迎合了大众的怀旧心理。电视剧《裤裆巷风流记》中平民生活的描画，对苏州水城历史的勾勒，道出了苏州人为人随和、处事淡泊、无忧无虑、逍遥自在的处世之道。其中有一段摇船的场景唤醒了笔者摆船的旧记忆。摇在乌篷船上的人，可不能像乘地铁那样着急，立刻盼着到达，想想摇在睡篮里的孩子有急着离开的么？一坐上船，就要改了心态为“游”。四周的物色环圈着，或瞅一眼岸边的绒草，或翻一页手边的旧书，或吸一大口早春微凉的空气，或者干脆冲一碗茶吃吃。那船沿儿的水花一路贴随着你，欢快地不识愁味。听船夫和往来的船只打招呼，咕啾着方言的调调。要喝酒，一人就不得力了，需有人陪坐，才不会一饮即醉，更不会喝醉了失脚去见李仙人。

城市化的高效快速必然让人们抛弃原初的行走方式，人力车被出租车取代，信步走被电动车取代，自行车被私家车取代，摇船摆渡被公车轻轨取代，人们在越来越大的城市空间中行色匆匆却不知生活的质量究竟提高多少，原来的老城区成为寸土寸金的商业圈，城市居民从中心地带撤离出来，越搬越远，被迫住在市郊，为了工作，奔波在偌大城市的各条线路上。有时在电视剧中看到某一类怀旧的意

① 王玉玮，《当代电视剧中的城市意象》，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象，心中难免一动，粗布工坊织染的布料，陶坛子里捞出来的咸菜咸蛋，手工编织的收纳小篮、蝴蝶风筝、窗花纸，这类意象一旦在电视剧中出现就常与怀旧意象相应而生。这种崇尚自然、手工的物件，其实是为了除去工业文明的痕迹，象征性地回到人类最早的襁褓之中。怀旧是晃动的水印，是在昏暗的老屋中，哼起的那支童谣。一切无常无告无望的嗟叹，在最后令人可亲可怀。

四、洋场娱情：躲不掉的声色狂欢

在城市意象的展演中，灯红酒绿、火树银花的拼接常常是城市的物质外壳，成为为其代言的符号语码。在居伊·德波提出的景观理论中，消费社会被描述为“一个围绕着形象、商品和戏剧性事件而组织起来的物象关系”。居伊·德波“景象社会”学说是马克思“商品拜物教”学说的“发展”。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学说讲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物与物的关系，人们在这个社会只看见物看不见人；而德波则更进一步地认为，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物与物的关系，而且把物与物的关系变成了象与象的关系。人们在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只看见物看不见人，而且只看见象看不见物。”^[4]由此可知，电视剧所构建的意象也成为连接人与人关系的媒介。城市是消费主义盛行的公共空间，酒吧、KTV、游艇、旋转餐厅、温泉会所，被赋予非比寻常的暧昧和迷离，充斥着浓厚的异域风情，暗藏着澎湃的欲望之流。

高耸入云的大厦、光鲜时尚的男女、川流不息的车辆、精巧昂贵的餐点、奢华闪亮的名牌……在这一系列意象下，城市成为一个巨大的物质所在，一切都成为符号的代言。由广州作家张欣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浮华背后》再现了由香车宝马、派对酒会、舞台歌厅、桑拿汗蒸等形成的感性，在享受、迷醉、风情万种的城市背景下，剧中人物的衣食住行被名牌标志支撑着，喝黑啤加生鸡蛋，住高档别墅、开凯迪拉克、逛精品名店。“所有这些都市小资生活细节构成张欣剧本中重要的符码，支撑这些符码的就是金钱，在商品经济土壤的培育下，由这些小资情调的时尚符码构成的城市生活时尚不可避免地具有了消费主义的特点。”^①

在电视剧《蜗居》中，恒隆广场成为江城（实际是上海）中一个重要的意象。与小贝一起的海藻牵手走在恒隆广场上，没有华服、香车、美食，却拥有实实在在的关心和踏实，与宋思明一起的海藻行乐在和平饭店，有了房子、车子、票子，却彻彻底底地失去了尊严和完整的爱。批判态度的缺席和情欲泛滥的诱惑，使得城市中的人漂浮游荡在身体和灵魂之间，这种似是而非的徘徊就像电视剧中常见的城市意象——霓虹灯一样，华美闪烁，迷离短暂，与黑暗相伴而生。齐奥尔格·西美尔说：“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5]于2005年电视剧场上大红了一把手的《好想好想谈恋爱》中最常见的城市意象为酒吧，剧中4个女主人公谭艾琳、黎明朗、毛纳、陶春经常相约在酒吧，分享彼此的经历，安慰彼此的伤痛，找寻专属的幸福，可命运从来不会轻易给你所想要的。城市这座令人又爱又恨的大容器里时刻都装满故事。物质的浮华奢靡、男人的寡廉鲜耻、女人的虚荣娇嗔、“进步”运动的虚妄与丑陋，暗示着美好的情感不可轻得，都市流浪者的孤独却也自然地转变成为一种审美化的自怜。

作为区别于乡村的交通工具，地铁被塑造为喻指某些都市特征与时代精神的意象，林林总总的地铁镜头纷纷以一种都市空间的形象出现在银幕上，暗示着其与全球同步的生活方式。和许多交通工具一样，地铁成为为电视剧提供意象背景的重要工具，不少城市主题的作品都曾在地铁取景。但由于地铁与都会城市，特别是国际化大都市密切的亲缘关系，地铁与都市保留着一种互文关系。它高速、便捷、时尚等特点一面牵引着人们的目光，一面激发着人们对国际大都市的想象和期待。于2003年拍摄的《男才女貌》取材都市意象，讲述的是不同身世、不同性格、不同志向的年轻人，如何在时代中找寻自己的位置，如何在面临挫折和失意时尽快调整。该剧选择上海为主要拍摄地，男女主人公邱石和

① 王玉玮，《当代电视剧中的城市意象》，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苏拉相遇在流动繁华的地铁站,苏拉的工作单位是上海旅行社,这部由中央电视台影视部出品的时装爱情剧为上海这座都会的行銷宣传增添一笔亮彩。有人这样款款情深地描述城市与地铁的关系:“想象一下,头顶上的城市如同战场,而地铁就在她的肚皮下雍容地穿过,真实得像布景。每天几十万数百万的人在此约会、邂逅、等待与错过,一出精心策划的戏剧也不及此:他们来去匆匆,隐却身份,却又通过穿着举止流露出些许内情;他们禁闭内心,如此接近又如此陌生,如此冷漠又如此温暖,互相警惕又互相观赏;在钢铁与石头的站台,恋爱倍显亲密;在驶入黑暗又通向光明的地铁车厢,喧哗中仍可思想——如果说城市的本质是拥有一个矛盾、庞大、流动、充满可能性的精神空间,那么地铁便是绝佳的城市标志。”^[6]

上面是对城市地铁梦想与美好的正面描述,来看看电视剧中地铁所代表的更复杂的城市表情。地铁站里浮游着躁动、困惑、迷茫、冷漠与失望,例如电视剧《婚姻保卫战》中,由佟大为饰演的郭洋在和妻子李梅产生误会之后,独自在深夜走向地铁站台,地铁站里各个出口交错排列着,人们行色匆匆地奔向自己的终点,但对于郭洋来说,地铁更像是一个迷宫,向左向右的地铁站口像一团支离破碎的区隔点,正如包亚明在其《游荡者的权利》中对上海地铁发出的感叹:“地铁,在上海这座城市里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年历史,但它的确重新打造了这个城市的筋骨。我们曾经熟悉的都市空间,已经被地铁重新构造过了,城市的路标与参照系统也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7]在地铁站,穿梭于人流中,瞬息万变的身影是否各自怀揣着特别的故事,在千篇一律、物欲横流的浮华背后,到底还保存着多少厚重却又熠熠生辉的个性呢?

五、结 语

市井生活于一针一线、繁杂世事中诉说着日常叙述下的平民意识,电视剧在此类意象的表达中更趋于温馨和缓,在琐碎中发现精致,于平凡中发现真诚,冒着平易近人的市民文化气息。老城风光类型的城市意象并非怀旧风潮影响下简单意义上的复古,而是直指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怀旧像株生命顽强的植物,扎根在人的灵魂深处,当城市的天越来越小,地面越来越窄,怀旧就成了现代人的精神吗啡,可以镇痛却会上瘾,诱惑着人类回到最初的襁褓之中,寻回返璞归真的生活态度。电视剧中最常见的城市意象之一——声色狂欢的洋场娱情,围绕着纸醉金迷的物质外壳展开。城市,作为消费主义盛行的公共空间,被赋予非比寻常的暧昧和迷离,充斥着浓厚的浮华景色,暗藏着澎湃的欲望之流。每一类城市意象都有自己专属的肌理,这些凝聚着各自风情的城市意象像一面折射镜,展露出城市形色各异的容貌。电视剧透过自然风光、城市建筑和人文景观各类不可复制的特色影像,唤起观众对于某一特定城市的表征化认识。电视剧对于城市特色意象的聚合及表达习惯,并非无章可循,而是在四种聚合方式基础上,剥离的原始符号意义的单重功能,利用一墙一瓦,一桥一路承担叙事功能,成就主题意蕴。

参考文献:

- [1][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5.
- [2]佟大为专访.用我们无处安放青春去奋斗[EB/OL].<http://ent.qq.com/a/20071105/000279.htm>.
- [3]施慈航.郑道聪谈文化城市[J].台湾国家政策学刊,2007(8):14-16.
- [4]王军元,张梦晗.电视娱乐节目“奇观”现象生成机制探析[J].中国电视,2010(10):56.
- [5][德]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19.
- [6]何树青.新周刊2002佳作(文选)[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3:406-407.
- [7]包亚明.游荡者的权力[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67.